

忙假忆趣

文 / 宋叶飞

收费站驻地旁是一望无际的麦田。

刚刚结束的连阴雨，让农民伯伯焦灼的内心，终于平复下来，开始抢种抢收。下班后，站在田垄之上，看着那忙碌的景象，思绪不禁飘扬到那段曾经专属于农村孩子的快乐时光——放忙假。

我上小学是九几年，老师多为本村的民办教师，教书之余也要兼顾务农。麦熟时节，放娃娃们回家，除了给家里大人们帮忙，也能让老师们腾出手脚去龙口夺食，忙假应运而生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芒种时节，麦子一天比一天黄。麦田上空，不时飞过一种鸟，口中鸣叫着类似于“算黄算割，算黄算割”的谐音。每当这时，就勾起了大家对忙假的渴望。要知道，那可是十多天不用早起上学，不用熬夜写作业的美好时光啊。于是，我们揉搓着学校路边的麦穗，学着大人模样判断着麦子的成熟度，或是从大人们闲聊中盘算着开镰的时间，只等的人心里的荒草蹿得老高，教室里也人声嘈杂。直到有一天，听见校长在大喇叭里中气十足地一声高喊“放忙假了”，顿时，整个教室就沸腾了。

那时候，收麦、碾场、晒麦，都是

十字绣里的中式浪漫

文／吴锦瑶 图／王凯强

飞针走线缝思念，寸寸青丝绕指柔。古时女子常以刺绣寄托情感，勾勒出轻灵秀丽的中式浪漫，最真切也最含蓄。然而，传说中巧夺天工的刺绣技艺在如今鲜有人知，若想体验古人的以针作笔、以线代墨，最适合普通人尝试的便是十字绣。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物，相较于古人超群绝伦的手艺，十字绣更像刺绣界的傻瓜模式，网格状的绣布，固定的针法，搭配好的彩线，只需耐心与细心加持，必能完成绣作。

以前对十字绣并不感冒，待到搬了新家，看到客厅墙面上空空如也，似乎缺了些什么。当墙面挂上大姑亲手缝制的十字绣《兰亭序》时，我终于明白这物件儿的魅力，看似简单的针线活，一番亲力亲为的过程，收获真材实料的成就感，把家庭生活装饰得漂漂亮亮。

与十字绣真正结缘，源自一次百无聊赖的某宝闲逛，偶然刷到一家十字绣专卖店，那些色彩鲜艳分明、图案活泼灵动的十字绣立刻钻进我心房挠痒痒，冲动之下，我买下了一件《甜蜜情侣》的十字绣抱枕，开始了穿针乞巧的处女作。针线活平时少有染指，对着绣布成百上千的孔眼，直把人瞅得老眼昏花，看似不大的一幅作品，光是绣线就有三四十种颜色。千里之行始于指下，每天忙完工作后便争分夺秒地绣起来，而我辛辛苦作的下场是肩膀也酸，腿脚也麻，手指发僵关节痛，眼神也没那么犀利清楚了，真是考验人的耐性，这么枯燥的刺绣技艺，也不晓得古人是如何坚持传承的。

就在我渐渐失去耐心，差点半途而废之际，恰逢一位挚友即将步入而立之年，我思前想后决意把这件特殊的十字绣送予他，同时也激励自己坚持到底不放弃。赤橙黄绿青蓝紫，一针一针绣上去，彩线慢慢工整地镶嵌在绣布上，图案生动的轮廓也越发明朗。曾听闻每一件绣作背后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故事，隐藏着创作者想抒发的思想感情和想要留住的指尖时光，想着自己也在用针线编织浪漫、用十指巧递情谊，再细细品味这奇妙的幸福感，眼下这活儿好像也不再枯燥乏味了。原来，在绣的过程中，我已然把对挚友的情谊和祝福都融了进去。

挚友收到我的佳作后，虽没说什么场面话，却常常在我们微信交流圈里晒出我的十字绣，看着我的劳动成果被挚友分享爱惜，也算是体验了一把中式浪漫，体会古人刺绣的心境。这一针一线造就的满眼斑斓，凝聚了多么深厚的情谊，方能缝缀出满满的温暖。

（作者供职于旬阳管理所）



抢时间的活。在那个联合收割机尚未普及的年代，收麦大都是用镰割。谁家能有头耕牛，夏收就会利索很多，要是能有台拖拉机更让人眼红。对于要啥没啥的我家而言，只能靠人力争分夺秒。

八九岁的年纪，既怕镰刀误伤了自己，又拉不动满载的架子车，只能给父母打个下手，送个汤水，或者跟在屁股后面捡拾遗漏的麦穗。火辣辣的太阳底下，没多会我便被晒得小脸通红，渴得嗓子冒烟。夏天衣服单薄，纵使穿着布鞋长裤，可那刚割的麦茬，在我深一脚浅一脚，东一拐西一扭的步调下，愣是将细嫩的腿脚扎得满是伤痕。

哪怕大人收割麦子的时候再细心，总是难免镰刀遗下的麦穗，加上收假的时候还有上交公粮的任务。因此，在太阳不那么毒的清晨和傍晚，我们就派上了用场。大片大片的田野到处是成群结队拾麦的娃娃，动作娴熟利索，看到麦穗麻利地捡起来，再用剪刀剪断麦秆，顺势装进蛇皮袋子。几人合力，不到半晌就能抱一袋子麦穗。拾完自家的责任田，便去搜索临近的地块，以及拉麦时路边挂落的麦穗。那时候，拾麦总是很积

看忙

文 / 燕蒙

前几日和母亲聊天，才得知近日是收麦子的季节，住在城里的这代好像早已把芒种时节收麦子种玉米这件事忘干净了。小时候芒种时节是最快乐的时光。我们周至有个习俗，快到收割麦子的时候，亲戚会带着礼品互相走动，俗称“看忙”。听舅舅讲这个习俗在他们小时候就有了，那时候人们生活条件比较艰苦，无论是交通还是信息都不发达，亲戚为了保持联络每年走动两次，一次是过年，一次就是芒种。芒种走动，一是看望长辈，二是关心麦子的收成，这时候就会准备好丰盛的饭菜待客，小孩子吃到平时吃不到的东西自然是快乐

进入公历六月，不经意间，头顶上就多种了一种鸟儿，它们不分昼夜掠过天空，飞过烟雨斜阳，口中不停地叫着“算黄算割”。

公公就说，芒种快到了，麦子要搭镰了，算黄算割都来了。出嫁的女子也该给娘家“看麦熟”了。丈夫笑应，城里人又不种地，有啥麦熟哩？公公不以为然，看这娃说的，不种麦子就不“看麦熟”了？这是个讲究，也是个文化传承么。原是让人敬畏天地之道，重农事而丰五谷稼穡。说到底，也是四季八节、亲情联播，尊老爱幼、常回家看看么。丈夫调皮着回答，父亲大人言之有理，我们谨遵教诲。我听得满心欢喜，盼不得立即回娘家。于是和丈夫商议，利用休假之际，去给母亲“看麦熟”。

按关中地区风俗，“看麦熟”是与“送忙罢”成对应关系的门户礼节。所谓“看麦熟”，就是每年小满之后，小麦进入快速成熟季节，已经出嫁的女儿，必须备好四样礼，诸如烧酒、副食、切割得非常精致规范的肉片子等，于芒种之前，择日专程带着女婿回娘家。说是“看麦熟”，实则是庆丰收，孝敬父母，表达“上司衙门”缺少扛硬劳力，女儿女婿届时定当全力以赴，女婿顶半子



时候，母亲念叨着，今晌要是睡过了头，今年的麦就光剩出芽了。

那时候，村里都还是坑坑洼洼的土路，只有麦场是比较平整的，因此麦场在农闲时节，成为村里放电影的场所，以及一众孩子们学习自行车的练车场，一年到头，热闹非凡。

再后来，随着联合收割机的普及，紧张的夏收一去不复返。主人家站在地头一指地畔，几亩地的麦子，弹指间成了干净的麦粒。即使在村



的。说到礼品也有讲究，女儿回娘家带自家蒸的花馍和一些点心、挂面、白糖之类，端午节娘家会送刚煮熟的粽子，舅舅会给外甥送夏季小背心、凉鞋之类的衣服，一直送到小孩满14岁。我小时候期盼着美餐一顿，和平时不常见的同龄小朋友玩耍，

“看忙”也就成了童年快乐的记忆。

“看忙”属于我们小时候的记忆，虽然那时候生活条件不好，但那时候的讲究却把艰苦的记忆变成我们独一份的浪漫，定格在那个时代，刻在我的心中。

（作者供职于阎良管理所）

从“看麦熟”到“送忙罢”

文 / 万荣

之说，由此可见。所谓“送忙罢”，则又倒过来，待到夏至夏收秋播完备，农事稍闲，岳丈岳母也要备好四样礼，诸如凉席、夏衣、水果副食等，择日专程给女儿女婿回个礼、追个节。名义上是“送忙罢”，表达对女儿一家的祝福。

和许多城里人一样，我们虽然生活在城市，但根深蒂固的农耕文化基因却深植血脉中。“看麦熟”与“送忙罢”已然成了约定成俗的礼节。

休假前夕，我们提前约好两个姐姐，备好四样礼，第二天一大早带小女儿直奔西安的娘屋。

那一天，我们没有在饭店用餐，也没让母亲在家里张罗。而是拉着母亲去白鹿原摘樱桃、游阡陌、吃农家乐。就是想让母亲感受一把女儿给她“看麦熟”的祝福。

那日，原上原下，川原竞绣。黄绿相间，美不胜收。黄的是一道道金灿灿的麦田，绿的是一方方郁郁葱葱的樱桃园。一颗颗麦穗饱满，风一吹，向我们频频点头致意。一束束樱桃红似玛瑙，掩映在如盖的绿荫下珠烁晶莹，秀色可餐。这一枯一荣、黄老与青春相间的物语向人们诉说着生命

的春华秋实、枯荣向美，霎时有了一种踏实感、幸福感。丰收的喜悦，对自然的敬畏，在纯净的庄严感中油然而生，那一刻，我参悟到中国农耕文化的滋润和浪漫。

再过几天，就是农历夏至，夏至第二天便是端午节。母亲从西安打来电话，说往年端午还正收麦呢！今年有个闰二月，麦子已然收毕，夏至和端午也撵到一块儿，她正好借端午放假给我们“送忙罢”，凉席、凉垫、香包、香药，以及给娃的凉鞋、夏衣都已置办停当。问我还需要啥不？我说：“不需要，去年送的凉席凉垫都好好的，花那钱干啥？”母亲说：“这是个讲究嘛，也是个美好的寓意，这钱必须花。”我心悦诚服应道：“好，到时候我亲自下厨，给咱包粽子，炸油糕吃。”母亲笑回：“就是，宁忙一年，不忙一至。”

夏至之前，白昼至长；端午之端，端阳正阳。从芒种到夏至，从“看麦熟”到“送忙罢”，中国人的讲究，不只是丰收守望、炎凉有知，笃礼崇义、法邪拒毒，而且还是生命轮回、行稳致远，历久弥新、继往开来的文化传承和浪漫精神。

（作者供职于高陵收费站）

今日时兴送健康

文 / 董邦耀

了治未病的中医治疗观点，以及顺应健身养生的趋势。尤其是退休了，有了更富裕的养生时间，时不时被老友约去体验一些养生项目，自己也将适合的项目和保健品介绍给老友感受一下。

那天早上，按约定时间，我开车先接上战友高总玉泰，再接上刘局科芳，让他俩去“氧发堂”中药洗发、头疗，解决顽固性头痒、掉发，促进头皮血液循环，改善头疼，睡眠记忆力衰退，舒筋通络，保持头皮通透，增强毛囊对血液养分的吸收，不断生成黑色素，缓解白发生长。

氧发堂的梁老师和技师小赵、小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仨。躺在按摩床上，一股浓郁的中药甜香扑鼻而来……我见梁老师和小赵技师，娴熟的手法用中药水给刘局和高总洗完头发，又在给他俩按摩肩颈，可能俩人都被按摩得很舒服、惬意，只听微鼾袅袅，昏然睡

去。待整个程序结束，刘局说，还没有这么放松过，俩人都说头不晕了，肩背不疼了，感到轻松了许多，体会到“中药头疗”立竿见影的效果。我也认真回忆了一下，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头痛，一直难以入眠的我，每到晚上就瞌睡得睁不开眼，因而，昨天晚上应完成的此稿，今天下午才交稿。

走出氧发堂，已到午饭口，我说，咱们去龙凤山吃农家乐吧。刘局和高总表示同意，说他们还没去过。市区离龙凤山只有20分钟车程，山峰高低错落有致，满山郁郁葱葱的树木，清清溪流，幽深水库。刘局观景生情，深有感触地说，这是个难得的好地方。

下午三点，是与“徒手疗法”王大夫见面的时候了。所谓“徒手疗法”，是用手点穴按摩，有针灸的感觉，还可以正骨、复位。王大夫是修行人，给朋友治病，是在积德行善。我让刘局第一个上了按摩床，他说就是腰疼疼，

初夏的季节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气息，又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，辛苦十几年的学子们已经结束战斗，难得休息，十年寒窗真不容易。

真是时光是容易把人抛，又是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回想当初我也曾经参加过高考，不过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，狼狼鹅狗(Long long ago)，不过到现在还依稀记得。

高考自古以来都是人生大事，看看范进中举的故事，看看我国上千年的科举制造，就知道有多少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我们那个年代高考招生比率更低，所以压力更大。

但是当时我有点像个局外人，或者一个群众演员，或者一个陪练。没有苦大仇深，没有泰山压顶，没有过多的期待，没有皇国兴废在此一战的决绝。

我当时是在西安市三中高考，考了三天，离家也挺远的，差不多五公里。居然家里人都没有人陪我去考试，一次都没有，也没有给我加个餐增加点营养什么的，什么都没有。

没有人陪，也没有出租车接送，每天都是自己骑着自行车去。回家也没人问我考咋样？发挥得如何？究其原因，我属于艺术类考生，学画画的，高考成绩要求不高，还不到正常分数线的一半，我们比拼的是美术成绩，但是文化课不过关也考不上。这个对我来说不是问题，我是正规高中读下来的，文化课对我来说没有太大压力。

记得我那个教室的考生全部是学艺术的，有的不到半个小时就交，有的没几分钟就开始趴着睡觉了。我记着有一个孩子十分钟就交卷，老师还劝他，你再检查检查，你再看一看，这决定一命运的。孩子还是义无反顾地交了，你管得着吗！

学艺术类的奇葩非常之多，那是形形色色，三教九流，72行云集。半个小时交卷的孩子，很多题他们根本就不会，答不出来，不交白卷就行。有些学艺术的孩子从小就没什么正规上过学，准备卖艺，还要求什么文化，有的孩子连20分都考不了。我毕竟正规上了12年，比不上，比下有余，在艺术类考生里面文化课那是鹤立鸡群。

我做完题也东张西望，记得看到考场里面一个女孩特别的清纯。她那种气质一看就是搞艺术的，装不出来。我记得那身材特别地苗条，我是从背后看见的，从侧面观察的。人家是那种瓜子脸，比瓜子脸还精致的鹅蛋脸，现在叫巴掌脸。系着一个高高的发髻，脖子非常的细长，光滑白净，背部板直，一看不是学芭蕾的就是拉小提琴的，搞别的没这种气质，特高雅。以至于后来都影响到我的审美标准，只可惜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她，惊鸿一瞥，匆匆那年。直到现在，我看见这类女孩还是特别上头，方寸大乱。

这个标准那是相当地高，毒害我也很深。其实后来在实际生活工作中，我并没有结识到学芭蕾或拉小提琴的。偶然碰见一两个学二胡的，感觉气质差远了，就有点俗，不像神仙姐姐，一点都不超凡脱俗。

我出神地张望几分钟，又开始做题。尽量答完试卷，才缓缓离开考场，这时候考场里所剩无几，几个监考老师跟城管似地瞎转悠，可能寻思这孩子还挺特别的，能坚持到最后，功力很深，怎么来这儿了？

人一旦降低标准，压力就会减少，我当时的平和大体源于此。虽然我的父母对我期望也很高，也不希望我卖艺，也不希望我漂泊不定，也希望我有稳定的生活，最好学而优则仕，光宗耀祖。

很多年后，我终于深深理解了父母，也更加理解那些为高考拼搏的孩子们，他们的压力来源于标准太高，上升通道太窄。真的没办法，几千年来我们国家都是这个样子，苦大仇深，家国希望集于一身，以至现在的高考压力还是下不来。减压不是一句话就能做到，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几家欢乐几家愁，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。

孩子压力虽然大，但还不是最大的，其实好多父母的压力比孩子还大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高考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，有的家长无法接受现实，无法接受自己孩子和别人家孩子的对比，甚至突发心脏病送医院急救，呜呼哀哉。

作为涉世未深的孩子能够理解吗？能不努力吗？作为曾经在两个世界穿梭的人，作为高考的亲历者，我也深有同感，孩子们太不容易了。

缅怀高考，纪念中国科举制度一千年。时间太过遥远，很多细节已全然模糊，但是那种感觉仍在。

追忆往事，曾经闲云野鹤的我，这一切还能回来吗？

（作者供职于白河服务区）

高考往事

文／李虎